

城市在烟火中醒来

李晓（重庆）

打开一座城市的密码是什么，我以为是它缭绕的烟火味。

城市的春天，是花草的勃发，更是烟火味的复苏。在疫情汹涌的日子里，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几乎静音。平时那些大街上林立的副食店、五金店、鞋店、面店大门紧闭，那时候，我是多么地希望它们，能够在春之声里，啾呀一声打开门。

一个去过武汉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他那年在武汉城里一个户部巷子游走图片。那是一个露天菜市场，喧嚣的市井之地里有收辫子的吆喝声，也有开水房传来的吱吱水汽声，还有鱼腥味与市井味扑鼻而来，城市在烟火味里一瞬间被捕捉定格。更让朋友惊叹的是，雄伟壮美的黄鹤楼就矗立在狭长街道的前方，在历史的宏伟与市井图画交织中，一切都恍如隔

世。我在那里留言：武汉，等你的烟火味醒来，再来看你。

我生活在一座城，与它亲昵或隔膜，不是看它的幢幢高楼把天际线抬高了多少，看它云雾飘渺里隐藏着多少秘密，而是那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记忆里影影绰绰的人物清晰地显影。

比如我生活的这座城，有老路灯在深夜的雾里眨着眼，凌晨照亮一个疲惫旅者回家的路。有一年我从南京坐夜船逆流归来，我怕打扰了熟睡的爱人，就靠着一盏老路灯下的树睡去了。清晨，啾啾呀呀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是郊外菜农担着还有露水的蔬菜进城叫卖，我买了一把新鲜菜叶回家，给自己煮一碗面条吃了，流浪悬空的肠胃，才真正从漂泊的旅途落地归来。

一座崭新的城，它的楼房、站

台、路标、商场，于我往往没有从心里亲近的感觉。我在城里每一次搬家，都要搬运几件老家具、旧衣物，这样与新房子的融合，才让我有了归宿感。一座城市的景物，好比乡下老宅，是烟熏火燎过后，浸透老宅墙壁地缝里那种岁月包浆的气味。市井老巷里那些小店铺里的食物，往往也是我与一座城接头的暗号。

我生活在一座城，喜欢两种天气，雨天和雾天。雨声滴答里，我在城市屋檐下听雨，想起一句话：人生是一场一场的滂沱大雨，命运就是风雨飘摇中千疮百孔的伞。我一直高举着这把隐形的伞，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转个不停。我明白在一座城里，我最终得独自完成烟火人生。

我在雨中城池看见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它在风雨里摇摇摆摆，似乎表达着抵抗世俗的顽强，这像

我一位认识的大胡子诗人。有天同他在老酒馆里喝酒到微醺，大胡子诗人说，这个城市最靠谱的生活，最一往情深的生活，还是在老馆子吃卤猪头肉炒酸海椒，回家后坐在窗前听着轮船一声一声鸣笛，一句一句写诗。

还有卖卤猪头肉的老隆，喜欢摄影的他几十年来拍摄了关于这个城市的上万张图片，他说，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拍摄的城里人物景物，出一本影集，自费印刷500本，全免费送给他认识的人、路上碰见友好表情的人。

晨昏之间，天幕拉开又落下，一座城市的烟火，在天幕之间，寂寞或者热烈地燃烧，都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味道。

快快醒来，春之城。快快醒来，城之味。



希望

赵宽宏（贵州）

卡在季节关口的雷声
被春风吹动
轰隆隆
闪电让天空撕裂

冬天终于断裂开去
雨水就是晶莹的音符
一粒粒种子随着春风播撒
大地在鸟鸣声中
长出万紫千红

夜被掐掉一截
黑就短了一寸
白天舒展着筋骨
春风暖了几分

雷声滚滚而来
细雨霏霏挥洒
枯黄的景色返青
沉睡的生命苏醒

太阳尽情地涂抹春色
是鸟雀就亮开歌喉
是花儿就努力开放
人们的眼中
喜悦五彩缤纷

土地被翻出条条垄沟
那是犁铧抒写的诗行
一粒粒种子埋进土里
那是秋天绿色的梦想

刻在老农脸上的皱纹
那是岁月划出的犁痕
额头上的汗珠洒下去
生长着黄金般的希望

复工忙

苗青（广东）摄



鸡雏滚春

张金刚（河北）

“卖小鸡儿喽——”巷口一声响亮、悠长的吆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童年的春天。

开春，丽日和风，万物灵动。日渐忙碌，喧闹的小山村，便时常有卖鸡雏的小贩光顾。推着自行车，车后架着两个铁笼，走村串户、穿街过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除了吆喝声，便是鸡雏们由远而近的喳喳欢鸣。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手扶铁笼，尾随其后，紧攥不放，直至小贩拣个空旷地儿停住。

铁笼中，一层层隔板自下而上依次界开，一只只鸡雏彼此拥挤铺满整层。打开最上层，一群嫩黄的鸡雏欢蹦乱跳，探着小脑袋，张翕小嫩喙，不知疲倦地鸣叫不止，似在诉说一路颠簸的辛酸，又似在欢唱一派明媚的春光，又似在表示出壳不久对新世界的无尽好奇。

见围观乡邻越聚越多，小贩来了兴致。伸出大手，从笼子一头倏地挽向那头。顿时，笼内一片嘈乱，欢快的大合唱变了节奏。意欲购买的人们，瞅着鸡雏、听着尖鸣，挑准一只最喜欢实、最有力的，一把抓起，放在手心，上眼端详。一只又一只，挑选停当，放入准备好的小纸箱，拉起自己的孩子回家。

新买的鸡雏，略显认生，盯着新主人，眼露惊恐，可不出半日，便活跃开了。用挡板将小院圈好；侧过纸箱，鸡雏们哗啦啦堆在地上，继而翻

身站起、四散开去，打量新环境。

母亲抓一把小米，抿嘴发出“吧吧吧”的特别召唤，便将一群鸡雏叫到脚下；撒下小米，个个争抢，挤成一团，不停地啄着、叫着，一会儿便将小米吃个精光。我看着这群可爱的小家伙毛茸茸滚动，甚是喜欢。

白天，阳光和暖，母亲便将鸡雏们放开在院里撒欢。虽然腿脚柔弱，但鸡雏们也是一歪一扭地跑个不停。有时会随着微风迎着春光追逐嬉戏，有时会为了一只小虫、一片菜叶相互打闹。累了，便立足或躺卧在墙根的暖阳里，悠然地闭着小眼睛打盹儿，或者慵懒地伸长小腿儿晒太阳。夜里，乍暖还寒，母亲便将鸡雏清好数儿，装在箱里，蒙上苫布，放在屋内。起初，喳喳的叫声，吵得人难以入睡，可渐渐习惯了，便好似催眠曲一般。在我的梦中，鸡雏已长大，公鸡会打鸣，母鸡能下蛋。

然而，鸡雏们并不总是欢快无虞。有时，有鸡雏病了，打着蔫儿不进食，即使母亲精心照料也无济于事，不几日，鸡雏就会死去。有时，鸡雏贪玩，撵着家人忙乱的脚步滚来滚去，一个不留神，就听见一声惨叫。看着因病、因故而死的鸡雏，想起朝夕相伴的日子，让人心里难免一阵辛酸。

要说幸福的鸡雏，当是自家母鸡孵的。抱窝的母鸡，享受着优待，静卧二十多天，一群可爱的鸡雏便被破壳而出。做了母亲的母鸡，总是把鸡雏护在翅膀底下。捉了虫子、拣了菜叶，便咯咯咯地招呼孩子们来吃，从不独食。若有调皮的孩童追赶鸡雏，母鸡会乍起全身羽毛，拍打双翅，贴地飞奔，全力将鸡雏拢在翅下。看着一只母鸡，带着一串“省略号”招摇过市，感觉真是温馨。

渐渐地，一群鸡雏，在庭院内滚来滚去，从芽黄柳绿到槐花飘飞，滚出春天，便成了一家人的快活和希望。

草绿阶前，乍暖时节，桃红一片。
美少女，轻歌曼舞，莲步袅袅款款生烟。
掩柴扉，飘几点疏雨，满眼碧绿春田。
大地红，繁花似锦，这般浪漫缠绵。

舒袖将花叶裁剪，纤纤手，争春争鲜。
理流云，枕春臂弯，只美景不美仙。
思零乱，惜佳人难缝，柔情似水难抛。
花照眼，流年相伴，肯把青春兑现。

掬那清泉煮茶，细品味，香浓不艳。
愿春阳，常驻人间，柳丝拂面。
春意盎然万木荣，阡陌杏花天。
东风劲，吹遍天涯，空飞翩翩舞蝶。

我曾在春天遇见它

范泽木（浙江）

朋友圈里的一张图片勾起我的一场相思。

这种长得像葱的植物在每一个春天如约而至，也常常登上我年少时的餐桌。小时候，我听长辈唤作“厘细”，也有人叫作胡葱。如今已经知道它的学名叫薤白，在众多的别名里并没有“厘细”和胡葱一说，倒有野葱的叫法，它与我的认知最相近。

雨水过后，就常常可以看到它的情影。劳作了一天，在结束农活的瞬间猛然瞥见它，它柔软却又挺直地立着，仿佛等你已久。不用拿锄头或挖或掘，只需拢住它的茎秆，稍稍用力地一拔，它就连根而起，这种爽快，实属少见。野葱的茎秆细实挺直，果实不大，不比菜市场里的蒜大颗，但玲珑晶莹，有珍珠的美感。

下过一阵春雨，地边的小渠便流水汨汨。人随水流而行，冷不丁又看见几丛野葱，于是弯下腰，顺手一拔，又一把野葱得手。随手拿野葱在水里涮一涮，夜饭的菜就有了着落。

有时扛着锄头去挖笋，满载而归地走出竹林，陡然又见一丛野葱，便放下编织袋，顺便把酒糟炒竹笋的佐料也得了。

田间地头，水渠边，带点砂石的新荒地里，它随遇而安，从不挑选。家里最常做的是野葱炒豆腐。豆腐入嘴，溢出油香脆响，野葱的味道也参与其间，正是条理分明，香味丝丝缕缕不断，好比人在春山走，花事在眼前渐展。

偶尔也做野葱炒竹笋，再伴点酒糟。食之像在听一首刚流行的歌，觉得好听，然而好听在哪里，一时又说不出来。

少时，外公就着昏黄的灯光，在镬灶边的小桌旁一边浅酌小酒一边提箸吃野葱炒豆腐的情形宛如刻画，深悬于我脑海。那时我还会喝酒，便坐在远处的小矮凳上，痴痴地看，眼神在碗盘、酒杯和外公的唇边徘徊。如今我也喝酒，然而面对一盂野葱炒豆腐独酌的场面实在难得。

有一年春天去乡下外公家，我

一上桌，看到野葱炒豆腐和自家酿的黄酒，过去所有的春天都扑面而来，像流水的漩涡一般，层层叠叠，经久不息。

呷一口酒，夹一筷子野葱炒豆腐，顿觉头脑一片晕眩。如果在过去那些鲜活的春天，我与外公一道就菜品酒，日子该多么活色生香。那些日子，春天离我那么近，不对，我就在春天里，我是春天的一分子。我是蜿蜒在屋旁的一道春水，我是在田间疯长的麦苗，我是田野里的荠菜，我是地里逶迤成景的紫云英，我是那忽而即来忽而又去的春夜的雨，我是那遥远却真切的炸雷，我是竹林里解箨而长的春笋，我是啼破清晨的白鹇鸟。那时，我就是春天。

如今，还能回味到野葱的馥郁芳香，而那些年年岁岁的流年，却在身后长长地流逝着。

每逢春天来临，我或能再见到野葱，或已不能，然而，我终究怀念它，以及那些身处春天里的日子。

且将诗情寄春风

于洪弟（黑龙江）

虽还春寒料峭，可冬霾终于要散去了，疫情阻挡了行程，改变了生活，而窗外春天的热闹和妖娆却一丝不曾改变。不出门的这段时光，清晨或午后，煮水烹茶，读诗品文，确是赏心悦事，人也安静下来。

瞥一眼窗外随风摇曳萌绿了的枝条，突然想到，古人咏春的诗句中，写春风的句子真是不少。天仪再始，总是春风紧随而来，最先铺展开美丽画卷，所以诗人们喜欢寓意于春风，王安石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个除字，一个人字，宣告春来了！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是名句，一到嘴边就让人浮想联翩，暖风拂来，万千枝条因风舞动，吹绽春花无数。千娇百媚的花儿次第争奇斗艳，自然也让人心花怒放。“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也耳熟能详，放学而归的孩子们，顾不上换下衣服，不约而同飞奔而出，青青原野之上，迎风疾跑，色彩艳丽、形状各异的风筝腾空而起，碧蓝如洗的天空和雪白如玉的云霄之上，飞翔着孩子们的幻想和梦想。

春风一定是春天的使者，脱胎于仙子飘舞的长袖，缠绵温柔，诗人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就连润物无声的细雨，也随着款款入夜，毫不张扬。清晨，满眼嫩绿新红，人们就知道昨夜她曾来过。

毫无征兆，等着盼着，忽地一夜之间她就来了，一丝丝，一缕缕，一阵阵，捎来春信，吹绿川谷，吻皱池水，染艳山花；燕语呢喃，柳絮轻舞，春风扑面。送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是人生最好的季节。

于是，最为敏感灵性的诗人，不肯辜负一寸春光，昼思夜吟，把

最美丽的语言赋予她，赋予她更舞动的生命，更持久的寄情，更诗意的灵魂，在最能激发诗情的春天，捧出无数让我们品之快慰的佳句。

随手翻到黄庭坚的《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此时此地此句，让人顿觉春风徐来，桃李芳菲，暖酒入喉，陶然欲醉，在民居斗室的这个特别的春天的早晨，自然让人想起远方的亲人、友人，更想起身在武汉的人们。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寄情山水、花草和尘世种种的思念牵挂，最终都是放不下一个人、一些人……

把短暂的驻足看成另一种行程，在难得的闲暇时光里，看依依杨柳拂窗，盈盈春水泛波，换一种表情，以一颗平常心，读诗，品茶，赏花，举手投足，眉间心上，诗意自来，在心底憧憬着、盼望着，春风叩开窗棂，奔向原野，与春天共舞。

你头枕着松涛
你在深夜
听着大山的心跳

你从来都睡不香
那些贪婪的偷伐人
和长了翅膀的火苗
总让你心焦

下雨了 起风了
你担心小树苗会感冒
你担心小鸟的家被风吹走
你和森林一起烦恼
一起唱着碧绿的歌谣

你的歌唱久了
你也像一棵树
举着情感的枝条
把绿色紧紧拥抱

林区巡护员

你头枕着松涛
你在深夜
听着大山的心跳

你从来都睡不香
那些贪婪的偷伐人
和长了翅膀的火苗
总让你心焦

下雨了 起风了
你担心小树苗会感冒
你担心小鸟的家被风吹走
你和森林一起烦恼
一起唱着碧绿的歌谣

你的歌唱久了
你也像一棵树
举着情感的枝条
把绿色紧紧拥抱

宝鼎现·春天

王振国（北京）

草绿阶前，乍暖时节，桃红一片。
美少女，轻歌曼舞，莲步袅袅款款生烟。
掩柴扉，飘几点疏雨，满眼碧绿春田。
大地红，繁花似锦，这般浪漫缠绵。

舒袖将花叶裁剪，纤纤手，争春争鲜。
理流云，枕春臂弯，只美景不美仙。
思零乱，惜佳人难缝，柔情似水难抛。
花照眼，流年相伴，肯把青春兑现。

掬那清泉煮茶，细品味，香浓不艳。
愿春阳，常驻人间，柳丝拂面。
春意盎然万木荣，阡陌杏花天。
东风劲，吹遍天涯，空飞翩翩舞蝶。